

五

東漢文鑑卷之四

明帝朝

說東平王用六士

班固

將軍以周邵之德立乎本朝承休明之策建威靈之號號驃騎將軍也昔在周公今也將軍詩書所載未有三此者也

出本傳末平初東平王蒼輔政開東閣延英雄時固弱冠奏記說蒼曰云云蒼納之

傳曰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固幸得生於清明之世豫在視聽之末私以螻螳竊觀國政誠羨將軍擁千載之任躡先聖之蹤先聖周體弘懿之姿據高明之執博貫庶事服膺六

東漢文鑑卷之四

執白黑簡心求善無厭竊見幕府新開廣延群俊顛倒

衣裳言士爭歸之也將軍宜詳唐殷之舉察伊臯之薦湯舉臯尹

令遠近無偏幽隱必達期於總覽賢才收集明智為國

得人以寧本朝則將軍養志和神優游廟堂光名宣於

當世遺烈著於無窮竊見故司空掾桓梁宿儒盛名冠

德州里七十從心行不踰矩清廟之光暉富世之俊彥

也京兆祭酒晉馮結髮脩身白首無違好古樂道玄默

自守扶風掾李育經明行著論議通明廉清修潔行能

純備韋平孔翟無以加焉韋賢平常孔光翟方進也京兆督郵郭基

孝行著於州里經學稱於師門進有羽翮奮翔之用退

有杞梁一介之死涼州從事王雍躬卞嚴之節卞莊子也文

之以術藝涼州冠蓋未有宜先雍者也弘農功曹史殷

肅達學治聞才能絕倫誦詩三百奉命專對此六子者

皆有殊行絕才如家徵納以輔高明此山梁之秋夫子

所為歎也秋猶時也昔卞和獻寶以離斷距離彼也靈均納忠

終於沈身屈原字靈均而和氏之璧千載垂光屈子之篇萬

世歸善願將軍隆照微之明信日晏之聽少屈威神咨

兩都賦序

班固

出本傳固為郎時京師修起宮室濬繕城隍而關中耆老猶望朝廷西顧固感相如壽王

東方之徒造構文辭終以諷勸乃上兩都賦盛稱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賓淫侈之論其辭云

或曰賦者右詩之流也昔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大漢初定日不暇給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是以衆庶說豫福應尤盛白麟赤鴈芝房寶鼎之歌薦於郊廟漢武幸雍獲白麟作白麟之歌幸東海獲赤鴈作朱鴈之又得寶鼎后士祠作寶鼎之歌神雀五鳳甘露黃龍之瑞以為年紀宣帝用以紀年也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皋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大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或以抒食與反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者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劉良曰成帝使謁者陳養求遺失之書千有餘篇而後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臣竊見海內清平朝廷無事京師脩宮室浚城隍而起苑囿以備制度西上耆老感懷怨思冀上之睠顧而盛稱長安舊制有陋洛邑之議故臣作兩都賦以極衆人之所眩矐折以今之法度辭曰此序就選中摘也

辭曰此序就選中摘也

西都賦

班固

有西都賓問於東都主人曰蓋聞皇漢之初經營也嘗
 有意乎都河洛矣輟而弗康實用西遷作我上都主人
 聞其故而覩其制乎主人曰未也願賓摠懷舊之蓄念
 發思古之幽情博我以皇道弘我以漢京賓曰唯唯漢
 之西都在于雍州賓曰長安左據函谷二嶺之阻表以
 秦華終南之山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
 川褒斜谷名南曰褒北曰斜塗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焉防禦之阻
 則天下之奧區焉華安之毛謂草木也是故橫被六合三成帝畿
 周秦漢並周秦漢並周以龍興秦以虎視及至大漢受命仰寤東

井之精俯協河圖之靈河圖曰帝列季曰角龍股昌光出軫五星聚井奉春

策留侯演成奉春君婁敬也天六合應以發皇明乃眷

西顧寔惟作京圖皇基於億載度宏規而大起肇自高

而終平世增飾以崇麗歷十二之延祚故窮奢而極侈

建金城其萬雉呀周池而成淵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

之通門內則街衢洞達閭閻且千九市開場貨別隊分

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闐城溢郭傍流百壘紅塵四合煙

雲相連壘市邸舍也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游士擬於公侯

列肆侈於姬姜左傳云姬姜大國之女也鄉曲豪俊游俠之雄節慕

原嘗名亞春陵游俠朱家郭解之類也原嘗平原君趙勝孟嘗君田文也春陵春申君黃歇信

東漢文選

東漢文選 卷之四 陵君無若乃觀其四郊則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對

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蔽冕所興冠蓋如雲七相五公

杜陵霸陵在城南長安陵陽陵茂陵平陵在渭北七相車千秋黃霸王商韋賢平當魏相王嘉五公田蚡張

安世朱博平晏韋賢也與平州郡之豪俊五都之貨殖三選七遷

充奉陵邑蓋以彊幹弱枝隆上都而觀萬國五都洛陽邯鄲臨淄

宛成都三選上三等之封畿之內厥土千里連舉諸夏

兼其所有其陽則崇山隱天幽林窮谷陸海珍藏藍田

美玉商洛綠其隈鄠杜濱其足隈山田也源泉灌注陂池交

屬竹林果園芳草甘木郊野之富號曰近蜀其陰則冠

以九嶷倍以甘泉乃有靈宮起乎其中秦漢之所極觀

汎雲之所頌嘆九子甘泉並山名始皇於上置林光宮漢又起甘泉宮

作甘泉頌揚子雲作甘泉賦下有鄭白之沃衣食之源隄封五萬疆

場綺分決渠降雨荷市成雲五穀垂穎桑麻敷藝韓國

說秦引涇水為渠注洛溉田四萬餘頃武帝時曰公奏穿渠涇水入櫟陽溉田四千餘頃隄積土為封隄也丁

寔反揚界也音亦未德謂之頴菜茂盛音芬東郊則有通溝大漕漬渭洞河

泛舟山東控引淮湖與海通波西郊則有上囿禁苑林

麓數澤陂池連乎蜀漢繚以周牆四百餘里離宮別館

三十六所神池靈沼往往而在澤無水曰數繚其中乃

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馬黃支之犀條枝之鳥踰崑崙越

巨海殊方異類至三萬里宣帝時九真郡獻奇獸武帝時李廣利斬大宛王獲汗血

東漢文選 卷之四 其宮室也體象乎天地經

馬又黃支國貢生軍條枝國有大鳥卵如甕發使來獻

緯乎陰陽據坤靈之正位放太紫之方方放象也大紫

於是左城右平重軒三階閨房周通門闕洞開列鍾處

於中庭立金人於端闈仍增崖而衡闕臨峻路而啓扉

城為階級平以文傳相亞次也城七則及宮中之門日

闈小者謂之閨簾以懸鍾始皇鑄金人十二置宮中端

闈宮正門也衡也橫也闕門限也狗以離殿別寢承以崇臺間館清涼宣

温神仙長年金華王堂白見麒麟區宇若茲不可殫論

清涼宣室室中後宮則有掖庭椒房后妃之室合歡增

温以下並殿名成安處常寧若椒風披香發越蘭林蕙草鸞鸞飛翔

之列呂向曰掖庭宮名在天子左右如肘腋椒房以左

右廷中朝堂百僚之位蕭曹魏邴謀謨乎其上佐命則

垂統輔翼則成化流大漢之愷悌蕩亡秦之毒螫故令

斯人揚和樂之聲作畫一之歌功德著於祖宗膏澤洽

于黎庶蕭何薨曹參代之百姓歌曰蕭何為又有天祿

石渠典籍之府命夫諄誨故老名儒師傳講論乎六藝

稽合乎同異三輔曰天祿石渠並閣名其又有承明金

馬著作之庭大雅宏達於茲為群元元本本周見洽聞

啓發篇章校理秘文承明殿前之廬也門有金馬虎賁

贊衣贊衣主衣之說反闕尹闕寺陛戟百重各有攸司周

盧千列微道綺錯廬謂宿衛之廬周於宮也微輦路經

道微從之道綺錯交錯也

營脩涂飛閣自未央而連桂宮北彌明光而絙長樂陵

登道而起西墉混建章而外屬設壁門之鳳闕上栝音

稜力登反而棲金雀未央在西長樂在東桂宮明光在北

章宮在城西北張千門而立萬戶順陰陽以開闔前

唐中而後太液攬滄海之湯湯揚波濤於碣石激神嶽

之蔣蔣濫瀛洲與方壺蓬萊起乎中央建章宮西唐中

其北太液池中有蓬萊方壺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枕仙掌與承露擢雙立之金

莖軼埃壙之混濁鮮顥氣之清英建章宮承露盤高二

即銅柱也軼過也騁文成之不誕馳五利即銅柱也軼過也

之所刑庶喬松之羣類時游游乎斯庭實列仙之攸館

匪吾人之所寧齊人李少翁以方士見上拜為文成

為五利將軍按赤松子喬王子喬也爾乃盛娛游之壯觀奮大武乎上囿

因茲以威戎夸誇狄耀威而講事於是乘鸞輿備法駕

帥羣臣披飛廉入苑門飛廉遂繞豐鑄歷上蘭六師發

胷百獸駭殫震震爚爚雷奔電激草木塗地山潤反覆

上蘭觀名震爚奔走貌爾乃期門飲飛列刃鑕鑕要趺音追蹤鳥

驚觸絲獸駭值鋒機不虛掎弦不再控天無單殺中必

疊雙颭颭古颭字紛紛矰繳相纏風毛雨血灑野蔽天武帝

與良家子期於殿門故號期門吹飛射士攢聚也與於

三軍之殺獲原野蕭條目極四裔禽相鎮厭獸相枕藉

屬王水鳥也因以名焉饗賜畢勞逸齊大輅鳴鸞容與

士高白臺有木曰榭上林有左牽牛而

裴回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豫章觀

右織女昆明池有二石人似雲漢之無崖茂樹陰蔚芳

草被胡蘭菝香草發色曄曄猗猗若擗錦布繡燭耀

乎其波玄鶴白鷺黃鵠鵙鵙鵙音括鶉鴝鳧鷖鴻鴈

朝發河海夕宿江漢沈浮往來雲集霧散於是後宮乘

駟路駟車也登龍舟張鳳蓋建華旗祛祛帷也補帷祛舉鏡

清流靡微風澹淡浮澹澹風之貌撫鴻幢撞音御增繳增弋

方舟竝鶩悅仰極樂兩舟也遂風舉雲搖浮游晉覽前

乘塙領後越九峻東薄河華西涉岐雍宮館所歷百

有餘區行所朝夕儲不改供九用于斯之時都都相望

邑邑相屬國藉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士食舊德之

名氏農服先疇之畎畝商修族世之所嚮工用高會之

規矩燦乎隱隱各得其所若臣者徒觀迹乎舊墟聞之

乎故老什分而未得其一端故不能備舉也

東都賦 班固

主人喟然而嘆曰痛乎風俗之移人子實委人矜誇館

室保界河山信識昭襄而知始皇矣惡音睹大漢之云

為乎昭襄王也夫大漢之開原也奮布衣以登皇極繇

數莽而創萬世蓋六籍所不能談前聖靡得而言焉當
 此之時功有橫而當天計有逆而順人故婁敬虔執而
 獻其說蕭公權宜以拓其制時豈泰而安之哉計不得
 以已也婁敬虔勸郡關吾子曾不是睹顧耀後嗣之未
 造不亦闕乎今將語子以建武之理永平之事監乎太
 清以變子之或志太清無為之化也往者王莽作逆漢祚中缺
 天人致誅六合相滅故下民號而上愬上帝懷而降鑒
 致命于聖皇於是聖皇乃握乾符闡坤珍披皇圖稽帝
 文赫爾發憤應若興雲霆發昆陽憑怒雷震叶真乾符坤珍天地
符瑞也皇圖帝文心遂超大河跨北嶽立號高邑建都河洛

體元立制繼天而作系唐統而接漢緒茂育羣生恢復
 疆宇勲兼乎在昔事勤乎三五系繼也三五皇五帝也且夫建武
 之元天地革命四海之內更造夫婦肇有父子君臣初
 建人倫寔始斯乃慮犧氏之所以基皇德也分州土立
 市朝作舟車造器械斯乃軒轅氏之所以開帝功也龔
 行天罰應天順民斯乃湯武之所以昭王業也遷都改
 邑有殷宗中興之則焉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
 不階尺土一人之柄同符乎高祖克已復禮以奉終始
 允恭乎孝文憲章稽古封岱勒成儀炳乎世宗按六經
 而較德妙古昔而論功仁聖之事既該帝王之道備矣

至于永平之際重熙而累洽盛三雍之上儀修衮龍之

法服敷洪藻信景鏘揚世廟正予樂人神之和允洽君

臣之序既肅熙光也洽浹也三雍明堂辟雍

武廟曰代祖正子樂謂依乃動大路遵皇衢省方巡狩

考聲教之所被散皇明以燭幽然後增周舊修洛邑翻

翻魏魏顯七翼翼光漢京于諸夏總八方而為之極中

也洛陽士是以皇城之內宮室光明闕庭神麗奢不可

踰儉不能侈外則因原野以作苑順流泉而為沼發蘋

藻以潛魚豐圃草以毓獸制同乎梁騶義合乎靈囿古

梁鄒者天若乃順時節而蒐狩簡車徒以講武則必臨

之以王制考之以風雅左傳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王制

禮曰暴歷騶虞覽四職嘉車攻采吉日禮官正儀乘輿

乃出騶虞蒐田以時驅獸始命有田於是登玉輅乘時

龍鳳蓋颯灑和鸞玲瓏天官景從祲威盛容玲瓏聲也

山靈護野屬御方神屬連池方雨師汎灑風伯清塵雨

畢星也風千乘雷起萬騎紛紜元戎竟野弋鏃擊雲擊

也似羽旌掃電旌旗拂天焱焱以騰炎炎揚光飛文吐

爛生風吹野燎山日月為之奪明丘陵為之搖震真遂

集乎中囿陳師案屯駢部曲列校隊勒三軍誓將帥然

後舉烽伐鼓以命三驅輕軍震發驍騎雷驚游基發射

范氏施御弦不失禽鸞不詭遇飛者未及翔走者未及

去驅之禮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克君指顧倏忽

獲車已實樂不極般殺不盡物般樂也於是薦三犧效五

牲禮神祇懷百靈御明堂臨辟雍揚緝熙宣皇風登靈

臺考休徵左傳注五牲麋鹿麇狼兔俯仰乎乾坤參象

乎聖躬日中夏而布德瞰苦暫曰裔而抗稜稜威也西邊

河源東滄海潛北動幽崖南耀朱琅河源在崑崙山滄

歷暹羅也殊方別區界絕而不鄰自孝武所不能征

孝宣所不能臣莫不陸龍龍也水慄奔走而來賓遂

緩哀牢開求昌哀牢西南夷號求平春王三朝春王三

朝元日也陟遙及三朝歲會同漢京是日也天子受四

之朝月之朝日之朝也

海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內撫諸夏外接百蠻乃盛禮

樂供帳置乎雲龍之庭陳百僚而贊羣后究皇儀而展

帝容端門東有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列金壘班玉

觴嘉珍御太牢響香爾乃食舉雍徹泰師奏樂陳金石

布絲竹鍾鼓鏗鎗管絃擘煜雍詩篇名也食訖歌雍詩

抗五聲極六律歌九功舞八佾韶武備太古畢四夷聞

奏德廣所及佾侏離罔不具集間迭也四夷之樂東

臣醉降烟煜調元氣然後鍾撞告罷百僚遂退撞直於

是聖上親萬方之歡娛久沐浴乎膏澤懼其侈心之將
 萌而怠於東作也乃申舊章下明詔命有司班憲度昭
 節儉示太素去後宮之麗飾損乘輿之服御除工商之
 淫業興農桑之上務遂令海內棄末而反本背偽而歸
 真女脩織紵男務耕耘器用陶匏服尚素玄恥織靡而
 不服賤竒麗而不珍捐金於山沈珠於淵淵無器也鮑
 語曰舜棄黃金於漸若之山捐珠玉於五胡之川於是百姓滌瑕盪穢而鏡至
 清形神寂寞耳目不營嗜慾之原滅廉正之心生莫不
 優游而自得玉潤而金聲是以四海之內學校如杯廓
 序盈門獻酬交錯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詠仁郡國

邑及侯國曰我鄉曰庠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

周之詩講義文之易論孔氏之春秋罕能精古今之清
 濁究漢德之所由唯子頗識舊典又徒馳騁乎未流温

故知新已難而知德者鮮矣且夫辟界西戎險阻四塞
 脩其防禦孰與處乎土中平夷洞達萬方輻湊僻遠也

輻之湊秦領九峻涇渭之川曷若四瀆五嶽帶河沂洛
 圖書之淵四瀆江河淮濟建章甘泉館御列仙孰與靈

臺明堂統和天人太液昆明鳥獸之囿曷若辟雍海流
 道德之富游俠踰侈犯義侵礼孰與同履法度翼翼濟

濟也子習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也識函

谷之有關而不知王者之無外也主人之辭未終西部

實震視遽之貌然失容逡巡降階慄然意下慄猶恐懼也捧手欲

辭主人曰復位今將喻子五篇之詩賓既卒業乃稱曰

美哉乎此詩義正乎揚雄事實乎相如非唯主人之好

學蓋乃遭遇乎斯時也小子狂簡不知所裁既聞正道

請終身誦之其詩曰

明堂詩

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皇宗祀穆穆煌煌宗祀謂祭光武於明堂穆

穆猶敬也上帝宴饗五位時序誰其配之世祖光武天

責者太乙太乙佐曰五帝五位五帝也河圖曰蒼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暉紐曰帝白招矩黑帝叶光

曾天率土各以其職猗與緝熙允懷多福

辟雍詩

迺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皇莅止造舟為梁湯湯水流貌

也謂連舟為浮梁也瞻瞻國老迺父迺兄抑抑威儀孝友光明瞻

老人貌步何反天子尊事也於赫太上示我漢行鴻化惟

神永觀厥成太上太古也

靈臺詩

迺經靈臺靈臺既崇帝勤時登爰考休徵三光宣精五

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習習和也祁祁徐也百穀溱溱庶卉

蕃蕪屢惟豐年於皇樂胥盛貌

寶鼎詩

嶽脩真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歆浮雲寶鼎見兮色紛縵
煥兮炳兮被龍文未平六年王維山得寶鼎史記鼎登祖
廟兮享聖神昭靈德兮彌億年

白雉詩

啓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素烏靈篇河洛之書也此篇云白雉素烏
歌故兼言發皓羽兮奮翹英容潔助兮於淳精翹尾也
章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長兮膺天慶周成王時越裳獻白雉慶讀曰

夏旱諫起北宮

鍾離意

本傳永平三年夏旱大起北宮意上疏云云勅大匠止作諸宮遂應時澍雨焉澍音注後德陽殿成帝曰鍾離尚書若在此殿不成

伏見陛下以天時小旱憂念元元降避正殿躬自充責
而比日密雲遂無大潤豈政有未得應天心者耶昔成
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宮室崇邪
女謁盛邪苞苴行邪讒未昌邪帝王紀曰成湯大旱七
為犧牲禱於桑林竊見北宮大作人失農時此所謂宮
室崇也自古非苦宮室小狹恒患人不安寧宜且罷止
以應天心

災異乞緩刑罰

鍾離意

出本傳帝性深察好以耳目隱發為明爭為嚴切以避誅責會有變異意復上疏云帝雖不能用然知其至誠亦以此不得久留

伏惟陛下躬行孝道郊祀夫地畏敬鬼神憂恤黎元而天氣未和日月不明水泉涌溢寒暑違節者咎在群臣不能宣化理職而以苛刻為俗吏殺良人繼踵不絕百官無相親之心吏人無雍雍之志至於骨肉相殘毒害彌深感逆和氣以致天災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願陛下垂聖德揆萬機詔有司慎人命緩刑罰順時氣以調陰陽垂之無極

諫盛春校獵

東平王

出本傳永平四年春車駕出觀覽城第當遂校獵河內蒼即上書諫云云帝覽奏即還宮

臣聞時令盛春農事不聚眾興功傳曰田獵不宿食飲不享出入不節則木不曲直此失春令者也臣知車駕今出事從約省雖然動不以禮非所以示四方也惟陛下因行田野循視稼穡消搖仿佯弭節而旋至秋冬乃振威靈整法駕備周衛設羽旄詩云抑抑威儀惟德之

隅詩大雅御之篇

上疏歸職

東平王

出本傳蒼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自安上疏云云帝優詔不聽

臣蒼疲駑特為陛下慈恩覆護在家備教道之仁升朝

蒙爵命之首制書褒美班之四海舉負薪之才升君子
之器凡匹夫一介尚不忘簞食之惠况臣居宰相之位
同氣之親哉宜當暴骸膏野為百僚先而愚頑之貨加
以固病誠羞負乘辱汗輔將之位將被詩人三百赤紱
之刺今方域晏然要荒無敵將遵上德無為之時也昔
象封有鼻不任以政前事之不忘來事之師也漢興以
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唯陛下審覽虞帝優養
母弟遵承舊典終卒厚恩乞上驃騎將軍印綬退就藩
國

東漢文鑑卷之四終

東漢文鑑卷之五

肅宗朝

賓戲

班固

出前漢叙傳上雅好文章固得幸朝廷有大
議使難問公卿辯論於前固自以為位不過
即感東方朔揚雄自論以不遭蘇
張范蔡之時作賓戲以自適焉

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壹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
亦云名而已矣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
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章是以聖喆之治棲棲
皇皇孔席不煖墨突不黔孔子墨翟也突竈突也黔黑
也言志在明道不暇安居
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前列之餘事耳

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帶冕之服浮英華湛道德

龍虎之文舊矣孟康曰鬱被也莫限反卒不能據首尾奮翼鱗

接洿塗跨騰風雲洿洿水也一故反又音烏使見之者景駭聞之者

嚮震嚮音響震音其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顏曰紆屈也衡門橫一木於門

上無所帶下無所根獨據意辱宇宙之外銳思於毫

芒之內潛神默記恒以年歲然而噐不賈於當用不效

於一世劉曰賈離也音古雖馳辯如濤波擄藻如春華猶無益

於殿最殿丁反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

顯號亡有美謚不亦優辱主人適爾而咲曰適古攸字若賓

之言斯所謂見執利之華聞道德之實守突奧之熒燭

未印天庭而覩白日也顏曰突奧室中之二隅也熒燭也

了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御侯伯方軌戰國橫鶩於是

七椎虢闕分裂諸夏應曰七雄秦及六國也虢呼交反龍戰而虎爭游

說之徒風颺電激竝起而救之其餘焱飛景附煜雪其

間者蓋不可勝載煜音育雪下甲反竝光貌當此之時搦朽摩鈍鉉

刀皆能壹斷搦按也女角反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虞卿

以顧眄而捐相印也夫啾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

淫繩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顏曰啾發啾啾小聲也投曲趣合屈曲也

感耳感動衆庶之耳也然而不合律度淫繩非正之聲也啾子由反因執合變偶時之會

風移俗易乖忤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

東漢文錄 卷之五
合之衡人散之亡命漂說羈旅騁辭漂浮也商鞅挾三術

以鑽孝公李斯奮時

務而要始皇顏曰三術王一霸一富國強兵三也彼皆躡風雲之會履巔

沛之執據微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繳要也朝而榮華夕

而焦萃福不盈眦既溢於世凶人且以自悔况吉士而

是賴辱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偽立韓設辯以微

君呂行詐以賈國賈市賈也音古說難既曾其身迺囚秦貨既

賈厥宗亦隧顏曰呂不韋初見子楚在趙而云此奇貨可居故班氏謂子楚為秦貨耳是故

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彼豈樂為迂闊哉

道不可以貳也方今大漢洒掃群穢夷險交荒鄣帝結

恢皇綱基隆於義農規廣於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

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內莫不

同原共流沐浴玄德稟印太和枝附葉著直略反譬猶少

木之殖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時者零落

參與參天墜古地字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今子處

皇世而論戰國耀所聞而疑所覩欲從旄敦而度高康

泰山懷汎濫而測深辱重淵亦未至已應曰前高曰堯丘側出曰汎泉正出曰濫泉

敦丁固反度徒各反汎音汎賓曰若天鞅斯之倫衰周

之凶人既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

可述於後者默而已辱主人曰何為其然也昔咎繇謨

東漢文錄 卷之五

虞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聖神殷說夢發於傅巖周

望兆動於渭濱傳說呂齊竈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

邳沂籀戚張良也鄭曰五達曰皆歿命而神交匪詞言

之所信音新故能建必然之策長無窮之勲也近者陸子

優繇新語以興陸上賈優董生下惟發藻儒林劉向司

籍辨章舊聞揚雄覃思法言大玄皆及昔君之門闈先

聖之壺奧應曰宮門謂之間官婆娑犀術執之場休息

犀篇籍之囿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听列炳於

後人斯非其亞與若迺夷抗行於首陽惠降志於尋仕

伯夷柳下惠也之仕顏耽樂於覃瓢孔終篇於西狩謂為士師三黜也

謂作春秋止於獲麟也 聲盈塞於天淵真吾徒之師表也且吾聞

之一陰一陽天墜之方迺文迺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

聖喆之常故曰慎修所志守爾天符委命共已味道之

腴共讀曰恭神之聽之名其舍諸賓又不聞鮪氏之壁

韞於荆石鮪古和字韞隨侯之珠藏於蚌蛤乎蚌即蚌

及歷世莫恥不知其將含景耀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夜

光也應龍潛於潢汙魚鼈媒之顏曰應龍有翼者黃

鳥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踈顯蒼也足據

音戰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

鮪隨之珍也昔闇而久章者君子之真也若迺牙曠漬

更集文蓋

耳於管絃離萎眇目於毫分伯牙師也逢蒙絕技於弧矢

班輸權巧於斧斤逢蒙善射者也班輸魯也良樂軼能於

相馭鳥獲元力於千鈞良士良樂伯樂也餘鵠發精於鍼

石研桑心計於無垠類曰餘秦鑿和也鵠扁也僕亦不任

廁技於彼列故密爾自娛於斯文

典引

班固

本傳固述叙漢德以為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雅美新典而不實蓋自謂得其致焉其辭

曰云云注典謂堯典引猶續也漢承堯後故述漢德以續堯典

太極之原兩儀始分烟烟熅熅有浮而清沉浮交錯廢

類混成肇命人主五德初始同乎草昧玄混之中五德

也草昧草創時也易曰天地草昧踰危寂寞而

亡詔者系不得而綴也繩契結繩書契也詔誥系易繫

故易系不厥有氏號紹天闡繹者氏之類闡開也繹陳

也莫不開元於大昊皇初之首上哉實乎其書猶可得

而脩也始以木德王天下亞斯之世通變神化函光而

未曜謂故曰吳高辛易繫不若夫上稽乾則降承龍翼而

炳諸典謨以冠德卓蹤者莫崇乎陶唐孔子曰唯天為

翼謂稷契等陶唐舍胤而禪有虞虞亦命夏后稷契熙

載越成湯武股肱既周天乃歸功元首將授漢劉言天

功於堯又將俾其承三季之荒未值亢龍之災孽縣象

授漢以帝位

暗而恒文乖彛倫數而舊章缺三季三王之季也易曰

乖謂失也故先命玄聖使綴學立制宏亮洪業表相祖宗

贊揚迪哲備哉燦爛真神明之戒也玄聖孔子也雖前聖臯

夔衡且密勿之輔比茲禘矣衡且阿衡周公也茲謂孔子言臯夔等比之為禘小

矣是以高光二聖辰居其域時至氣動乃龍見淵躍孔子

曰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射翼而未舉則威靈紛紜海內雲蒸雷

動電燁胡益莽分不益其誅胡益莽分謂胡亥益死公

下先為誅之高然後欽若上下恭揖羣后正位度宗有

于德不台上下天地也群后諸侯度君也宗尊也前舜

有寡人聞帝者賢者有也蓋以膺當天之正統受克讓

光武即位固辭至於再三蓋以膺當天之正統受克讓

之歸運蓄炎上之烈精蘊孔佐之弘陳云爾正統謂漢

德堯典曰允恭克讓炎上謂穴德孔佐謂孔丘制作春

秋及緯書以佐漢也即春秋演孔圖曰卯金刀名為劉

中國東南出荆州赤赫赫聖漢魏魏唐基泝測其源乃

先孕虞育夏甄殷陶周逆流曰泝孕懷也育養也甄陶

為堯然後宣二祖之重光襲四宗之緝熙神靈日燭光

被六幽仁風翔乎海表威靈行於鬼區二祖高祖世祖

太宗武帝為世宗宣帝為中故夫顯定三才昭登之績

匪堯不興鋪聞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不弘登升也言升

不能興遺策謂堯典也在下謂后代子孫厥道至乎經

也言堯典為子孫之訓非漢不能弘大也

締乾坤出入三光外運混元內浸毫芒性類循理品物

咸亨盛哉皇家帝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榮鏡宇宙尊
無與抗乃始度瑩勞謙兢兢業業貶成抑定不敢論制
作制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理定於是不敢論謙之甚也於是三事獄牧之僚會

爾而進曰陛下仰監唐典中述祖則俯蹈寧軌躬奉天

經博叙辯章之化洽夫孝天之經言章四時禘祫宗祀明堂書曰博叙九族下章百姓言

章帝性篤愛諸皆留京師巡靖黎蒸懷保鰥寡之惠浹是以鳳皇來

儀集羽族於觀魏肉角馴毛宗於外園擾緇文皓質於

郊升黃暉采鱗於沼甘露霄零於豐草三足軒翥於茂

樹觀魏門關也肉角鱗也擾馴也緇文皓質觀騶虞也黃暉采鱗黃龍也三足鳥也若乃嘉穀靈

草竒獸神禽應圖合謀窮祥極瑞者朝夕坰牧日月邦

衛卓犖方州羨溢乎要荒昔妣有素雉朱烏玄柜黃鬃

之事耳君臣動色左右相趨濟濟翼翼峨峨如也玄柜

也黃鬃麥也蓋用昭明寅畏承聿懷之福亦以寵靈文武貽

燕後昆履以懿鑠豈其為身而有顯辭也言成康豈獨為身而有自

專之辭並上寵文武之業下遺子孫之基也夫圖書亮章夫哲也孔猷先命

聖孚也體行德本正性也逢吉丁辰景命也圖書河圖洛書亮信

章明哲知也孔也子猷圖也孚信也順命以創制定性以和神答三灵之

繁祉展放唐之明文茲事體大而允寤寐次于聖心瞻

前顧後豈蔑清廟憚初夫乎命符瑞也三靈天地人之禘唐堯明文謂封禪也言

封禪之事今乃推諉豈怪青廟而難正天命乎伊考自遂古乃降矣爰茲作者

七十有四人有不俾而假素罔光度而遺章今其如台

而獨闕也自古封禪七十有二君并武帝光武為是時

聖上固已垂精游神包舉執文屢訪群儒諭咨故老與

之乎斟酌道德之淵源者數仁義之林數以望元符之

臻焉道德仁義人所常行故以酒食為諭焉既成群后

之讜辭又悉經五繇之碩慮矣將紘萬嗣煬烘暉奮炎

景扇遺風播芳烈久而愈新用而不竭汪汪乎丕天之

大律其疇能亘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哉絲兆辭音胃

代薦謝夷吾文

班固

出夷吾傳第五倫為司徒
令班固為文薦夷吾云云

臣聞堯登稷契政隆太平舜用臯陶政致雍熙竊見鉅

鹿太符謝夷吾英姿挺特奇偉秀出才兼四科行包九

德仁足濟時知周萬物加以少膺儒雅韜含六籍推考

星度綜校圖錄探賸聖祕觀變歷微占天知地與神合

契據其道德以經王務昔為陪穎與臣從事奮忠毅之

操躬史魚之節董臣嚴綱勗臣儒弱董曾也得以免矣

實賴厥勳及其應選作宰惠敷百里降福弥異流化若

神爰牧荊州威行邦國奉法作政有周召之風居儉履

約紹公儀之操公儀休尋功簡能為外臺之表聽聲察

實為九伯之冠九川之伯也遷守鉅鹿政合時雍德量績謀

有伊呂管晏之任闡弘道與同史蘇京房之倫左史蘇

善陰陽者京房雖密勿在公而身出心隱不徇名以求譽

不馳驚以要寵念存遜道演志箕山方之古賢實有倫

序祿之於今超焉絕俗誠社稷之元龜大漢之棟甍宜

當拔擢使登昆司上令三衣順軌於曆象下使五品咸

訓于嘉時臣以頑駑器非其時願乞骸骨更授夷吾庶

令微臣塞外免悔

北單于和親議

班固

本傳時北單于求和親議者以為匈奴變詐徒以畏漢威靈通障南虜今若遣使恐失南

虜親附之歡而成北狄情詐之計固議云云

固議曰竊自惟思漢興已來曠世歷年兵纏夷狄尤事

匈奴緩御之方其塗不一或修文以和之或用武以征

之或卑下以就之文帝通開市妻以漢女享其賂也或臣服以致之宣

時雖屈申無常所因時異然未有拒絕棄放不與交接

者也故自建武之世復脩舊典數重出使前後相繼至

於其未始乃暫絕永平八年復議通之而廷爭連日異

同紛回多執其難少言其異先帝聖德遠覽瞻前顧後

遂復出使事同前世永平八年遣鄭衆報使北匈奴今烏桓就闕稽首

譯宮康君月氏自遠而至匈奴離拆名王來降三方歸

服不以兵威此誠國家通於神明自然之徵也臣愚以為宜依故事復遣使者上可繼五鳳甘露致遠人之會下不失建武永平羈縻之義絕之末知其利通之不聞其害設後北虜稍彊能為風塵復求交通將何所及

諫為二陵起郭邑

東平王蒼

本傳帝欲為原陵顯節陵起縣邑蒼上疏諫云云帝從之

臣竊見光武皇帝臨履儉約之行深親始終之分勤勤懇懇以葬制為言故營建陵地詔曰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孝明皇帝大孝無違奉承貫行臣愚以為園邑之興始自疆奉古者丘隴且不欲其著明豈况築郭邑建都郭哉上違先帝聖心下造無益之功虛費國用動搖百姓非所以致和氣祈豐年也

論后族過盛

第五倫

本傳帝以明德太后故尊崇舅氏馬廖兄弟並居職任侯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赴趨之倫抑其權上疏云云

臣聞書曰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傳曰大夫無境外之交東修之饋東帛也近代光烈皇后雖反愛天至而卒使陰就歸國其後梁竇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即位竟多誅之自是洛中無復權戚又譬諸外戚曰苦身待士不如為國戴盆望天事不兩施臣常刻著

五藏書諸紳帶而今之議者復以馬氏為言竊聞衛尉
廖以布三千匹城門校尉防以錢三百萬私贍三輔衣
冠臣愚不敢不以聞 又曰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
以職事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

乞除苛尚寬

第五倫

本傳倫疾俗吏苛刻及為三公值帝長者屢
有善政乃上疏褒稱盛美因以勸成風德

陛下躬天然之德躰晏晏之姿以寬弘臨下和也 晏晏溫
出 入曰年前歲誅刺史二千石貪殘者六人斯皆明聖所
鑒非群下所及然詔書每下寬和而政急不鮮務存節
儉而奢侈不止者咎在俗散群下不稱故也陳留令劉

豫冠軍令駟協竝以刻薄之姿臨人宰邑專念掠殺務
為嚴苦而議者反以為能秦以酷急亡國王莽亦以苛
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於此其刺史太守以下除拜
京師及道出洛陽者宜皆召見可因博問四方兼以觀
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可但報歸田里不宜過
加喜怒以明在寬

論竇氏貴盛

第五倫

本傳時諸馬得罪歸國而
竇氏始貴倫復上疏云云

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椒房之親后加以椒塗壁取
其多手故曰椒房 典
司禁兵出入省闈年盛志美卑謙樂善此誠其好士交

東漢文錄 卷之五
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累禁錮之人尤以守約委貧之節士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販賣聚集其門衆响飄山聚蚊成雷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醒當以酒也臣願陛下中宮嚴勅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令憲永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際此臣之所至願也

論親王恩寵太過

宋意

本傳帝性寬仁親親之恩篤於叔父諸昆弟並留京師不遣就同意以為踰禮過恩乃上疏云云帝納之

陛下至孝承天恩重隆深以濟南王康中山王烏先帝

昆弟持蒙禮寵聖情戀恣不亦忍遠離宗以叔父之尊同以家人之禮車八殿門即席不拜分甘損膳賞賜優渥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疆幹弱枝者也又西平王羨等六王皆妻子成家當早就蕃國且割情不忍以義斷恩發遣康烏各歸蕃國令羨速就便時以塞衆望

論南單于請兵不可許

宋意

本傳章和二年鮮卑破北匈奴而南單于來此請兵北伐因還舊庭實太后臨朝議欲從之意上疏云云會南單于竟不北徙

夫戎狄之隔遠中國幽處北極界以沙漠簡賤禮義無

有上下疆者為雄弱即屈服光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難
深昭天地之明故因其來降羈縻蓄養邊人得生勞役
休息於茲四十餘年矣今鮮卑奉順斬獲萬數中國坐
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勞漢興功烈於斯為盛所以然
者夷虜相攻無損漢兵者也臣察鮮卑侵伐匈奴正是
利其抄掠及歸功聖朝實由貪得重賞今若聽南虜還
都北庭則不得不禁制鮮卑鮮卑外失暴掠之願內無
功勞之賞豺狼貪婪必為邊患今北虜西遁請求和親
宜因其歸附以為外捍魏魏之業無以過此若引兵盡
賦以順南虜則坐天上略去安即危矣誠不可許

世